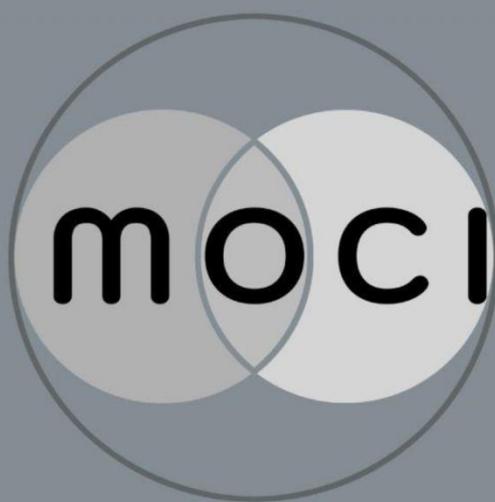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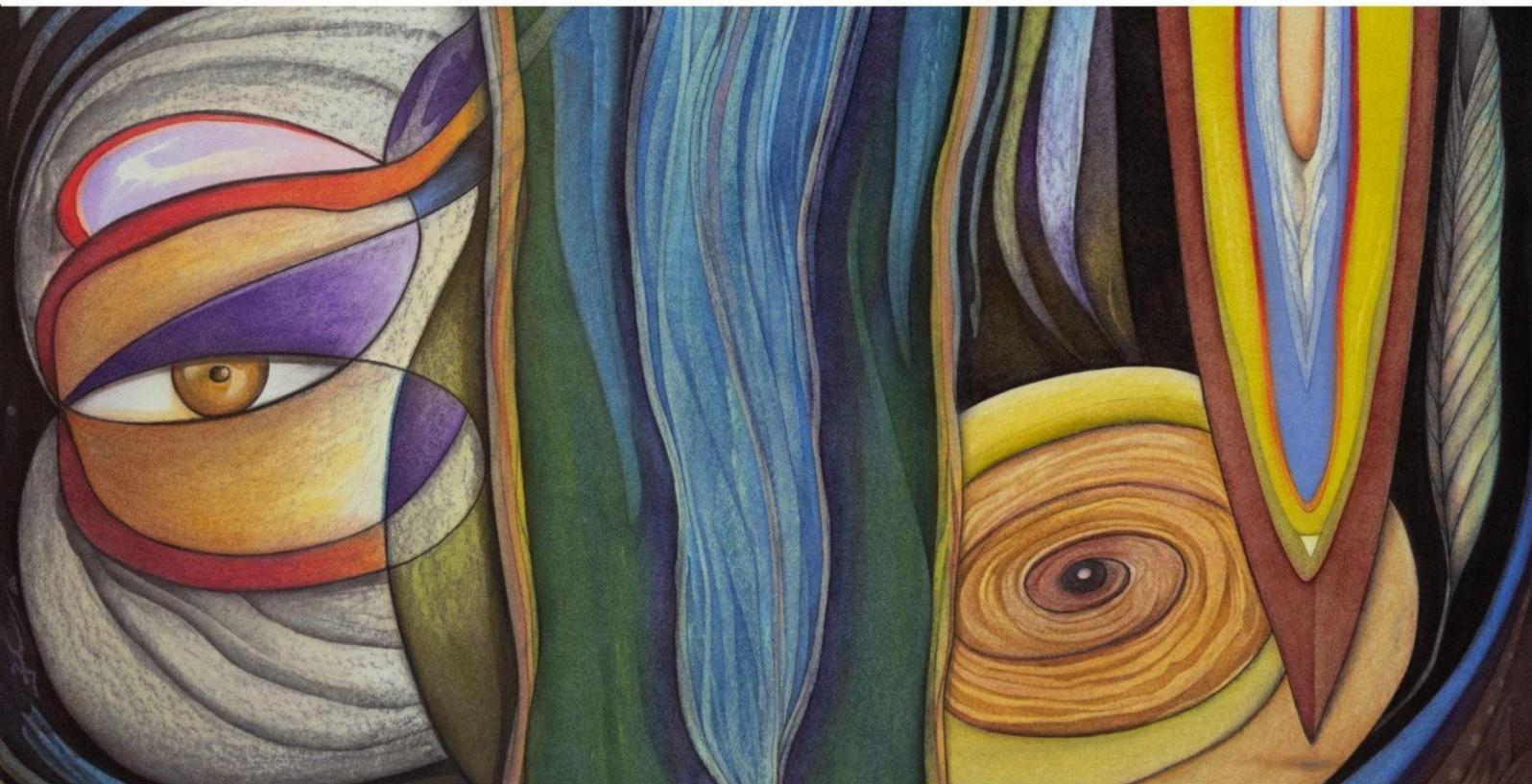


# 树下



詹姆斯·玛呼 著 | 故事1：第3集

Z.SI.GP 译

[www.mocilife.cn](http://www.mocilife.cn)

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# 《树下》

故事 1: 第 3 集

---

詹姆斯.玛呼 著于 2023 年

所有艺术作品均出自詹姆斯.玛呼

译者 Z.SI.GP & Nie

英文站: 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中文站: [mocliflife.cn](http://mocliflife.cn)

英文站: [JamesMahu.com](http://JamesMahu.com)

中文站: [JamesMahu.com.com](http://JamesMahu.com.com)

英文站: [SovereignIntegral.org](http://SovereignIntegral.org)

中文站: [SovereignIntegral.cn](http://SovereignIntegral.cn)

英文站: [WingMakers.com](http://WingMakers.com)

中文站之一: [WingMakers.com.cn](http://WingMakers.com.cn)

免费有声读物

英文版请访问 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中文版请访问 [mocliflife.cn](http://mocliflife.cn)

英文版:1.0

译文版: 1.4

## 版权所有:知识共享



**知识共享 BY-NC-ND:** 本许可容许使用者在保证著作权归属作者前提下，基于非商业目的且无篡改地以任何媒体及格式复制和分发该作品。

知识共享 BY-NC-ND 包括如下要素：

BY (署名) ：署名必须归于作者

NC (非商业用途) ：只允许本作品的非商业用途

ND (禁止演绎) ：不容许本作品的衍生品或改编

# 在树下

故事 1：第 3 集

女人冲着不远处的大树示意道。“我们到那边去吧。我曾在那棵树下休息过。事实上，它认识我。”尽管没有光，还是能听出她正在微笑。

男子点了点头，两位朋友默默走过了这段不长的距离。到了目的地，女人背靠着树干坐下，男子则坐到她的对面，水罐被放在 2 人中间。

“核心一直在深化，”女人开口道。“它永远在移行向‘未知’的方向。同样移行向那里的还有‘主权体’，以及‘主权体’所依赖的‘联合场’。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并非静态的。它在经由时空演化着，而我们就属于这场演化的一部分。我们也在演化，即便是那些深陷于极端危险的最深二元性的人们，他们也在演化，也在为‘联合场’带来一种进化性洞见，展示出某种特定的未来。”

男子叹着气，并未隐藏自己的挫败感。“可历史一次次地重演。如果需要证明，只需去看看战争。难道我们只得承认人类是愚蠢的吗？”

“我们被计划是来将自己的个人化智慧汲引到表面，并通过我们的‘具象化展现’——我们的造物——去表现出‘互联’。没有人例外。我们全都作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一枚粒子，完全地献身于了该计划。完成这件事的方式就跟宇宙中的星星一样多。

“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改变世界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表达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。这个世界的改变是发生在‘全体’层面的，在单个生命期内，这些改变如此渐进，看上去就像压根没有发生。如果我们能校准起我们的‘人类性’与‘意识’，表面与核心，头脑与心脏，我们就必然活成‘野生生物’，这即是

我们之所是的本质。”

“听起来挺自私的……”男子说道。

女人摇了摇头。“当一个人活出‘互联’时，就不存在所谓自私。我们只是活成了‘互联’的一种表达。表达‘互联’的方式，好吧，只能是一种无有限定的行为，不被话语、数字、或任何定义所限制。我的用语并非自己的发明。我并未无视百万计心脏和头脑的用语，以特殊方式来组织自己的话语。我使用的每一个词都生自我们每个人。每个人都在说着它。它属于“全体性”，而不属于我。”

“所以，你是在说，你失去了对自身话语、行为，甚至头脑的所有权？”男子评论道。“如果都失去所有权了，你又如何享受生命？”

“又来了，我们的本能就是极量化，选择二元性的一极。但我们能够两者兼得。我们能够在体验和表达中感觉到‘主权体’这一侧；同时，我们也能理解，我是说真正地理解，我们被互联着回归我们源头的道路，以及通往我们天命的所有道路。我们能理解，这两种视角是能够作为搭档而共存的。”

“这样做就让你成为了更好的人？”

“甚至“更好”这个词，也意味着‘分裂’。”

“那么你的回答是，并不会，还是……无关紧要？我被搞糊涂了。”

“我们是主权体，不仅单个生命期是如此，而是始终都如此。主权体是生命期的混合物，积分态则是主权体的混合物。美丽钻石的一个琢面并非整个钻石，但它却携带着一扇窗户，通往钻石核心。我们必须就始于这核心。一旦这样确定了自己的位置，你就会发现，‘所有权’是无法确定的。那就像在试图钉住永远流动的风。创意、创造性、表达，最初都升自哪里？在它们生自的那个时空，它们又是被如何解释的？那个时空是先于还是后于我们时空，又或者是同时出现

的？

“拥有了这个地基，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，去看向个别化生命期及其实相。在那个实相中，我们是人类，有着身体、头脑、心脏、伊格自我和潜意识。在那个实相中，我们能够体验和表达出我们的‘互联’——那种‘被联合’的感觉，每一个生命，无论对于整体还是对于个体，都是宝贵的，这是完全独立于人类判断之外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能够两个视角兼有，这就是我要表达的重点。”

男子身体后仰，以双臂撑住自己。“你之前提到主权体时，我以为你指的是……我。我是主权体，但刚刚，我看到了一个新定义的出现。我所隶属的主权体是时空二元性中所有“我”的混合物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一直存在着，从时空的第一纳秒直到现在。当时空折叠进非-时空，我们的天命就是身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而遍存于全体中，‘我’也会存在于‘全体’中。我正确理解了你的意思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要补充的是，‘全体的天命’即是‘个体的天命’，同样的，‘个体’的创造物即是‘全体’的创造物。这种流动和运动是分形化的。它运作在时空二元性的全部层级。对于没有基于‘互联’这个目的而搭档彼此的头脑和心脏而言，这样的视野是无法想象的。然而，一旦这个视野被清晰想象出来，它就会像精确制导系统，逐渐地流入你的生命。你会开始看到，它在照料和负责你实相中的全部事物。”

男子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喃喃自语着模糊不清的话语。“我们又回到了心脏和头脑的搭档关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总是被提及？”

女人以手碰了碰一侧的太阳穴。“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大脑拥有约 860 亿个神经元，我们的肠道拥有约 5 亿个，我们的胃有 1 亿个，而我们的心脏有 4

万个。我们大脑的神经元数量是心脏的 210 万倍。我们的大脑在‘人类性’中处于主导地位。可是，我们的感觉中心则是由心脏、肠道和胃部区域构成的，这个感觉中心，会在神经和能量层面通信于我们的大脑。

“我们意识与心智间的通信，心智与大脑间的通信，大脑与心脏间的通信，心脏与意识间的通信；这些就像一种交响乐的乐章，能够流动以和谐、流动以非和谐，或是两者兼具，而且，这种流动指向所有的方向。当这些交响乐乐章处于和谐时，我们就广播出了‘互联性’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既然都理解了这一点，”男子说，“我们为什么还会倒退去传播‘分裂’及非和谐？”

“因为‘全体性’，亦即我们全体皆是的‘积分态’，它在时空二元性中的运动是基于平衡的步调，就像手风琴风箱一样徐徐地拉开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们拥有自由意志。我们做出着决定。或许我们跟‘全体性’之间的连接会说服我们扮演一个‘分裂’的角色，以防我们过快迈向我们的天命。我们希望避免瀑布般一落到底。源自我们最高的心脏和头脑，我们潜意识地感知到了这些，而我们则会听从它。

“这也是对于‘互联’的理解的一部分。‘互联’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构建或新时代概念，只因着其表面吸引力而被四下谈论着。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，因为它是.....它的深度和广度是扩张性的。你能够花上一生来探入它的深度，却永远找不到它的底部.....或天花板，甚或一堵墙。

“但这需要花费时间，”男子说道。“似乎没人有足够的时间或兴趣来思考这个问题。”

“这正是为什么，一些人会化身到这里，来将这些概念编码成文字、图像或

声音；来创造出一种可能，以便我们任何人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就能置身‘分裂’之内去体验到‘互联’。不是试图支持‘互联’而远离‘分裂’，而是积分整合起‘分裂’；将‘分裂’视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中的“全体性”的一部分。”

男子又为女人倒了一掬水，因为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些发紧了。

喝完水，女人仰向天空，望着漫天繁星和新月。“我们曾仰望夜空来提醒自己，我们的浩瀚，以及我们生活之处的浩瀚，现在却慢慢变成了凝视科技屏幕来提醒自己，我们世界有多么微小。这种差异是显著的。而科技只会变得更加弥漫且具侵入性。

“为了与科技共存，我们需要尊重它。科技能够将我们引导向‘互联’，就像它能创造出各种‘分裂’世界，将我们收集进各个数据分组，滋养我们的兴趣去喂食经济。在时空二元性中，它两者皆会干，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我们集体的决定。”

男子喝了一口水，目光游弋于女人周围。

"你的水罐呢？"他突然问道。

"我没带水罐。"

"那你怎么取水？"

"我内里携带着它，"女人微笑道。

男子递过自己的水罐。“给。我回村里再弄一个。”

"不了，谢谢。我自有办法。"

男子放下水罐，看进女人的眼睛里。“如果我是主权体，是核心，是那个生活于所有经历和表达中的生物，如果我是这个，但又是单个生命期内的人类个体，

我怎样才能.....怎样才能理解这个？"

女人展开双臂，仿佛在拉直一根线。"这就是主权体，"她解释道，然后以右手沿着想象中拉直的线一路碎切下去。"而这些则是每一个生命期。"

然后，女人探手伸入这条想象的线，以食指和拇指捻起一个想象中的小人，将其提到线的上方。"你，是一个生命期，主权体并非一个生命期，它是所有生命期的混合物，它是贯穿各个生命期的‘联合之线’。这就是属于主权体层面的‘全体性’。而因为每个主权体均是如此，所以，还存在另一种‘全体性’，使得我们被互联着生活在一起，无论我们知不知道这一点。"

女人凑近了些，低声道。"但如果我们知道了这种‘全体性’，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看到‘互联’，在每一个当下，以足够的细节。我们看到了它。我们惊叹于它。我们对之大笑。我们全心地爱它。没有其他原因，我们仅仅只是识别出了‘全体性’的存在。有些人称之为同时发生、同步性或奇迹、大宇宙微笑或宇宙的微笑、事件之弦或命运。无论怎么称呼，你遭遇到了这些词，并且，你正在考虑它们对于你单个生命期的价值。"

"我还要说的是，这些词不仅仅适用于单个生命期，也适用于主权体。我们创造的每一个事物，我们遭遇的每一个‘具象化展现’，都是主权体在流经我们，荣耀我们的‘整体性’。我们化身进了单个生命期，但我们也具象化地展现出了‘无限性’，这正是大多数人已经遗忘了的。‘无限’跟‘有限’是一种搭档关系，就好像‘无限’正在租用一个身体、头脑、心脏、伊格自我和潜意识来生活于这个时空中，不是来体验和表达出‘互联’，就是来体验和表达出‘分裂’，又或者，*同时*体验和表达出*两者的搭档关系*，这一点很重要。"

"搭档关系？"男子问道。"你怎么才能将这些对立元素，如此根本对立的元

素，带入搭档关系？”

女人能感受到对方语调中的质疑，她记起自己一度也生出过同样的语气，于是选择了微笑来表达自己的接纳。“跟对待任何二元性一样的方式，我们不评判。如果不评判，我们就形成了一种搭档关系，如果形成了搭档关系，我们就不会评判。我们不评判，相反，我们会找出‘互联’的信号；我们会找出我们主权体与我们——人类自我——的通信方式。”

“所以，你在说，”男子道，“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可见的意识，它活在许许多多的生命期中，它才是‘我真正之所是’，而其他每一个生命也都拥有类似的不可见意识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全体被互联在了一起？这个意识，你称之为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”？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的，这正是我要表达的。我们被赋予了选择权，去实验如何将关于‘互联’的理解带入这个世界，或是去实验如何源于一种‘分裂’视角而生活。要么选择，我们是单个有限生命期的一个意识，拥有身体、头脑、心脏、伊格自我和潜意识；要么选择，我们是自身无限性的一枚化身粒子，是自己创造出的‘整体’的一个部分。”

“无论如何，如果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主权体——编织进所有生命期的‘联合之线’，同时又保持一种‘一体性’的感知，我们就能存在为‘主权性积分态’，在时空二元性中，具象化地展现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。不会完美，但却知觉到了并校准于了我们根基性的‘联合’。

“为什么会不完美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因为二元性制造出评判，评判又制造出二元性。它们自我-强化的，结果就是迅速的演变。在地球上，我们处于时空二元性的‘浓汤’里，所以我们会评

判自己，评判我们的‘具象化展现’，我们创造的事物。我们在表达上是不完美的。但是，在‘互联’中并不存在评判。要在我们的核心与表面之间、主权体与人类自我之间形成搭档关系，这就是唯一的途径。我们必须摒弃‘评判’，但又保留住经由‘搭档关系’这个镜头，无评判地阅读我们实相的能力。”

“那么，这种搭档关系需要些什么？”

“一种意愿，不，更像是一种勇气，勇敢地在单个生命期内活成独立的人类存在体，并体验这个过程。勇敢地体认到你同时是搭档双方；你不会受制于其他人或其他时空的言语评论。即便这份体认以及对它的‘具象化展现’，可能被一些人视为极端价值观，那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在绝弃掉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，就像士兵扔掉了自己的盾牌。”

“这就是那些人要扮演的角色。一个角色无所谓好坏，它只是必不可少的，否则它就不会存在。它是平衡的一部分，是在推动我们物种以平衡的方式移动向‘互联’，哪怕看起来它正在陷入更大的‘分裂’中。”

“他们的评判话语会出现在我们的头脑和心脏里，这件事本身就表明，我们正在移动向‘互联’的方向。他们的话语仅仅体现出了他们对于‘我们内在互联性’的个人理解。而且，是的，在你提问之前，我会先说，观点会转译成行动，转译成行为。行为只是感知的一种反映。我们如何感知自己的实相影响着我们的行为，而这又直接影响着我们自己的实相。”

“因此，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实相内感知到‘互联’，我们的行为和‘具象化展现’将反映出这一点。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一直在散发，不是为了改变任何事物，不是为了转变任何人的价值观，不是为了转变任何人的方向。它仅仅只是在演示出我们全体所共享的‘全体性’、‘积分性’和‘互联性’。在这么

做时，它完全理解，‘分裂’将会加深来提供一种平衡，这全都属于‘联合性’与‘全体性’的一部分。”

男子手抚水罐，指尖在上面轮弹。这是“烦躁”的身体语言。什么事正困扰着他。“那么，我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生活。我不得不同时既‘互联’又‘分裂’。并且，我不得不在所有这一切中以某种方式保持神志清明。怎么做到？我理解了为什么，对我而言这讲得通，可我该怎么做？这个部分，无论我多努力去理解，都完全不……”

男子停下手指，寂静重回了树下空间。远处井边传来其他旅者取水时的话语声，声音里充满了一种宽慰感。

“当你学习某事时，什么是最根本的前提？”女人问道。

“花费时间并且练习。”

“只要给予一个新事物以时间和练习，你就能学会如何做了吗？”

“……是的，通常吧。”

“你学习的程度，受限于你的天赋，那什么又是天赋呢？”女人问。

“那是一种礼物……嗯，我不知道。我一直被告知，某人在某方面拥有天赋，是上帝的礼物。”

“天赋，正如我们被教导的那样，是悟性与信念的融合，然后，在时间和练习的镜头下，它的结果开始展开。结果则呼唤着更多的时间和练习，甚至可能会将你拉入‘未知’，那个无人冒险进入的地方，只有你能去往的地方。这就是天赋！你冒险进入了‘未知’，扩展着特定学科的实相，比如角色扮演、绘画、艺术表演、写作、爱、歌唱，或者仅仅就是生活本身。你经由天赋扩展了这些。整个宇宙中都没有人确切地理解，你的天赋会将你引向何处，它会如何浮现。在你

的实相和时空里去理解和扩展某个学科，这是属于你个人的事。”

女人停顿了一会儿，端详着自己的手，它们几乎消失在了渐增的黑暗中。“至于你如何做到……在体验和表达‘互联’和‘分裂’时，在移动于二者之间时，如何保持神志清明，这即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天赋。你的天赋即是艺术性地做到这一点。这件事，我们全体都在做，每一只昆虫，每一株植物，每一个动物，每一个人，存在于时空二元性里的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生命。

“其余的一切，你在这个世界里拥有的每一项技能、目标实现、长期成就、独特优势，这些都是你与某个学科的共鸣，这共鸣可能源自你的身体、头脑、心脏、或某个平行生命。谁知道呢？这些共鸣会激发出你的激情。在哪里拥有了激情，你就会将时间和练习分配到哪里。

“不过，别将共鸣混淆于天赋。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。我们的天赋就是：知道在自己实相内如何来平衡根本的二元性——‘互联’和‘分裂’。不是去平衡别人实相里的二元性，而是*我们自己实相里的。*”

男子的手指再次敲动起来。“这种天赋来自哪里？”

“你已经拥有了它。你已经在运用它。天赋是个人化的。它无法被评判。每个生命和每个事物都有这个天赋，容许他们去发现‘分裂’与‘互联’的平衡。这种平衡被发现于何处，又如何表达出来，正是这些，造就了我们的独一无二性，以及我们献给‘整体’的富于价值的贡献。”

“所以……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”男子说道，“我们所有人都拥有同一项天赋，这天赋就是，当我们在自身实相的时空中做选择时，如何流动于‘分裂’和‘互联’这两种存在状态之间。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平衡，这就是我们的天赋。我正确理解了吗？”

“在某个层面，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的天赋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我们的天赋？一个在大街上行乞的无家可归的战场老兵，也拥有生活的天赋？”

“你谈论的是‘分裂’的胜-负幸存游戏，”女人说道。“而非天赋。所有的‘具象化展现’，无论他们是否具有‘知觉性’，都拥有一个共同之处：他们拥有天赋去为自己的物种发现根本二元性——‘分裂’与‘互联’——的一种平衡，一旦这种平衡被达成，它也更容易在全部物种内的所有地方被达成。这种平衡是独一无二的，过去从未以同样的方式达成过。”

“千真万确地，每一个当下，这种平衡都在变动着。对于‘个体’、对于‘众体’、对于‘全体’，它们各自的平衡永远都是彼此不同的。这正是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部分含义。在所有层级、所有地方、所有时间，我们都共同地处于这种动态平衡中。如果能想象出这种动态平衡，你就能部分理解它，因而，就能为自己找到一种更舒适的平衡。”

“你看，”女人继续说道，“这就是我们能在每个存在体身上辨识出来的天赋。因着这种辨识，我们能够创造出感激、慈悲和理解，仅仅是因为，我们观察到，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保持个体的以及集体的平衡。那些‘分裂’占比更高、‘互联’占比更低的人们并未阻碍通往和平、和谐世界的进程，他们是在通过自身的天赋来平衡着我们的进程。”

“当然，这种视角要被获得，只有当我们充分地意识到了：我们如何地全都是‘全体性’的一部分；只有当我们回忆起了：我们每一个都是一条‘联合之线’，而不仅仅是竞争于单一幸存游戏中的肉与骨。”

女子合上了双眼，变得完全地静止。看上去她深埋进了周围这寂静、止息、深邃黑暗的怀抱中。只有亿兆星星和半只月亮的微光映照在她的脸上。

男子也闭上双眼，深深吸入了一口气。

“只存在着一种天赋，这个天赋就是：‘个体’，以一种放眼整个无限时空都独一无二的方式，去逐渐变为了‘全体’，同时又维系住自己的平衡。走钢丝的人能变得如此精于自己的技艺，几乎能在钢丝上小跑。可是，如果行动得太快，无论多么娴熟，他们都会摔下来。我们也是如此。在旅行过时空二元性时，其余所有的二元性，像是快乐与悲伤，成功和失败，都仅仅只是在娱乐和引导我们。”

男子略微讥讽地笑道。“看起来，你能拿这样的概念去为可怕的行为辩解。你总是可以说：‘发生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给我们所挚爱的物种提供平衡，尽管来吧。’”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讽刺。

女人会意地点了点头。“有些时候，在某个群体或个体内，‘分裂’占比变得如此之高，以至于他们失掉了平衡，进而做出不堪想象的事。这些就不是天赋了，而是失衡，是天赋的反面。他们需要的是理解和慈悲。他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，能够实实在在地理解：‘分裂’的极端占比可能会如何地诱发毫无必要的破坏行为。”

“尽管如此，在‘一体性’的最为广大的俯瞰视野下，那仍然是‘整体’的一部分。整体的平衡依然是毋庸置疑的。只有该个体或群体的平衡变得存疑，当一个人愈发分裂于其他生命表达，他们的平衡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。

“在对‘互联’的感觉和专注中，就能够发现‘舒适’。‘舒适’是一种流动的感觉，感觉连接上了‘更大智能’、以及‘持续扩展中的理解’。我提到的这种‘舒适’与‘意识’相关，而非生物学的‘舒适’。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事物。

举例而言，我是个老人，我的身体在它意识到的几乎每一刻都在隐隐作痛，一刻又一刻，仅仅是程度不同。然而，我的意识却能够一直流动，如同微风拂过草原，在其间，动物、植物们都生机勃勃。我能够终其一生都如此。我需要做的全部就是理解意识的流动，这种理解将忠诚地找到一条路，通往我们的思想、感觉，并最终进入我们的行为——我们的实相。”

“啊，行动才最重要，不是吗？”男子评论着，语调却是疏离的，仿佛陷入了沉思。“可是，正是在这件事上，我们比其他任何事都更为挣扎。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我们没有理解，而且通常这又是因为，我们不愿意去理解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男子问。“对我而言，这没有道理。”

“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平衡需要维系。还记得吗，我们的天赋？”

男子点了点头。“记得……”

“如果每个人，每个人类存在，突然间都转变到99%的‘互联’占比，‘分裂’只占1%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？”

“我们的世界会改变……？”

“我们的世界会陷入混乱，”女人即刻纠正道。

她自顾自笑了起来。“我给你讲个故事。我曾认识一个人，还有点儿像你，他曾要求我证明，‘行动’比‘思想’更强大。我以为他在开玩笑。这不是显然的吗？所以，我让他想象自己在打我，然后我也同样地回应他，不过是以行动。之后，我们就能裁定哪个更为强大。”她因这回忆笑了起来。

“令我十分惊讶的是，他接受了我的提议。于是，当挑战开始时，他闭上眼睛，要求我10秒钟后再打他。这是个合理的请求，所以我就等待着。过了约10秒，他举起了手，好像在说……来吧，打我。可我没有兴趣打他。我不可能打他。

我不愿打他。对我来说，打他是不可能的事。

“事后，我问他，那 10 秒钟里他在想些什么，他对我笑了笑，问了我同样的问题。这时我明白了，当时，他的思想和感觉所形成的心理球状空间包围了我，而我则会听从，因为在那时，他是我敬重的老师。我别无选择。而他也知道，我是以这种方式看待生命的，而且，我会听从他的思想和感觉，即便那是无声无形的。

女人顿了顿，食指指向男子，直视着他，说道。“永远不要相信，相比于行动，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更为无力，或是说，你可以这样去思考和感觉，却采取那样的行动。它们是同一生物的两条腿，它们总是一起动作。它们是同一事物，即便显得并非如此。对于主权体而言，它们就是同一事物。只是因为思想和感觉通常先行出现，随后才是行动，所以，思想和感觉算是催化剂。它们是强有力的搭档。如果它们被聚焦于‘互联’，它们所催化的行动也将是‘互联性’的。”

女人稍稍借助着树干的帮助，费力站了起来。男子也随之站起了身。松树的第一层枝干距离地面约 7 英尺，如同天国探下的巨手悬在他们上方。“我只能坐这么久，已经好晚了，我的朋友。希望我们再次相遇时，不是因为饮水出了状况。”她微笑着转过身，移步离开。

“等等！”男子几乎喊了出来。“难道你不带些水？你可以拿走我的。我会到镇上买个新罐子。”

女人回过身，摇了摇头。“我自有办法。水会找到我的。”

男子跑向她。“拿去吧，接着，我依旧坚持把水罐留给你。对我来说，再弄一个比你容易。”

“或许是吧，不过，当需要水时，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更多。”女人轻抚了

一下男子的脸颊。“无论如何，谢谢你的善意。”

女人重又转身离去。男子看着她消失进夜晚的空气中，如同一个穿着黑袍的人滑行于各个黑暗世界之间。

直至对方消失进黑暗，男子才举步离开，只感觉手里的水罐变得沉重。

一个陌生人伸出胳膊向他走来。“如果太重了，我倒可以帮你减轻些负荷。”对方友善地咧嘴笑道。

男子将罐子递了过去，陌生人喝了几秒钟，恭敬地递还水罐。

“谢谢你，”陌生人拿袖子擦了擦嘴。“刚才跟你聊天的女人是哪位？”

男子因为这个问题后退了一步，完全没想到一直有人在看着他们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个陌生人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陌生人？”

“这个名字就不错。”

“你想让我叫你‘陌生人’……嗯……你偷窥和窃听我们的对话多久了？”

“我就在大树背后。”陌生人指着他们刚才谈话的大树说道。“我能听到每一句话，但什么都看不见，不过我能告诉你的是，每次你们喝水时，我都变得更加干渴。”他如同一个感叹号点起了头。

“这可是私人谈话，你就不该说些什么吗？”

“比如呢？”

“嗯……比如告诉我们，你在这里。并揭示你的身份。”

“我刚刚不是做了吗。我只是不想打断。我发现这是非常……非比寻常的对话。她是哪位？”

“我只见过她一次。从来没问过她的名字。”

“可是一遇到我，你立马就问。为什么呢？”陌生人问道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她这样的人，你可不该失去联系。她是一位先知。”

“先知？”男子惊讶地重复道。“她怎么就成了先知？”

“看上去她似乎知道未来。”陌生人说。

“我不认为有谁能知道未来？”

“也许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但最终会发生什么.....她是知道的。”

“嗯.....”

“无论如何，”陌生人说道，“谢谢你的水。我得继续赶路了，前面还有很长的路等着我。”

“请原谅我的问题，”男子说道，“但我很好奇，对你来说，我们的对话有什么意义？”

“你问的每个问题都深得我心，她的回答也很有道理，但我无法说清，怎么个有道理法，或者为什么有道理。那就好像.....就好像一件事情非常的简单，如此之简单，要理解它反而变得复杂，不太是因为事情本身复杂，而是因为我内在携带着这种复杂性。事情如此简单，反而提醒我看到了这一点。”

“对！完全正确，这正是我一直试图理解的。如何放下我所学到的复杂性？”

“不学习反倒是件难事，”陌生人摇着头说道。“我们必须自愿放手旧事物，为新事物腾出空间，我们谈论的可不是系鞋带这样的事，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根本性的理解，关于‘我们是谁’，‘我们全体是谁’。”

“你做到了吗？”男子问。

“并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它的价值？”

陌生人想要说话，但停了下来，然后吐出了一口长长的叹息。“我觉得，她谈到的‘平衡’是对的。我还没完全准备好放下旧有复杂性，它们萦绕在我的头脑和心脏里。我依然不得不玩生存游戏。我的生活依然遵循着某种社会习俗的变奏。我无法在一个魔幻瞬间放下这一切。”陌生人弹起响指，发出一串响亮的连音。

男子将水罐放回地面，表示出自己决定停留一会儿。“但她的话触动了你？”

陌生人沉默了一会儿，抱起双臂，仿佛正在将这问题纳入沉思里。“让我们这么说好了，我对它保持敞开，而我并未敞开的那个部分，将不得不等待。再者，按她的说法，我早已知晓了。它只是一段需要我回忆起的记忆。即便在我准备的过程中，它也仍然在那里。”

说完，陌生人指着水罐道：“走之前我能再喝一口吗？”

男子点了点头。“好的。”

陌生人喝了一大口，将水罐放回地面。“就像承诺的那样，我减轻了你的负荷。感谢你容许我这样做。”

“很高兴能够分享。”男子说。

“我为偷听你们对话而道歉。如果能让你稍感安慰的话，事实上，我先于你们到了树下。我睡着了，而你们的声音吵醒了我，当我醒来，就只得这么听着。只是听着。实际上，你的声音也是我的。你提出的问题正是我想问的。所以，感谢你。”

男子点了点头，评论道。“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敞开的头脑。”

“并不完全是，” 陌生人打趣道。“并不比别人更敞开。”

“我觉得你不是普通人。” 男子说。

陌生人靠近男子，将声音压至微弱的耳语。

“有如此多的人对此保持着敞开，如此之多。”

他转过身，离开了。留下他低声的话语悬浮在空气中，如同黑暗天空中醒目的云朵。

